洪範政鑑

洪範政鑒卷第三之上

火行上

傳曰棄法律鄭康成曰東井主法令逐功臣功臣制法律者柳曰咮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倡舜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廁翼南有器府殺太子鄭康成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春秋傳曰千乘之主術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為妻鄭康成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為妻

之象則火不炎上鄭康成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北為大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化變異皆屬沴

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鄭康成曰哲晰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晰其事厥咎舒鄭康成曰臣不晰則舒緩劉昭曰君舒怠臣下有僭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厥罰常燠鄭康成曰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燠厥極疾鄭康成曰長氣失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鄭康成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蠃蟲之孽鄭康成曰螽螟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顏師古曰螽螟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蠃蟲時則有羊禍鄭康成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火時則有目痾時

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顏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哲、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遠四佞而放諸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顏師古曰、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

災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是爲火不炎上、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

詩云、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不明爾德、以無

背無仄、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

近習長同類類師古曰、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之無功者

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

咎舒、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

燠、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誅

不行、則霜不殺草、由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顏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溫燠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睿、於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

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青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為疾者、逆火氣致疾禍也、能順火氣、則禍更為福 又曰、有羽蟲之孽雞禍、說以為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羽蟲禍、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

火不炎上

京房曰、君不思道、厥袄火燒宮、上不儉、下不節孽火數起、燔宮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

魯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左丘明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公羊高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者也劉向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邪行挾逆心故天戒之劉歆曰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

莊公二十年齊大災劉向曰齊桓以妾為妻

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沒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董仲舒曰、魯夫人失行於齊、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末夭、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疾疫殺其民人）

釐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穀梁赤曰、愍公宮也、劉向曰、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天災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顏師古曰、左丘明曰、宣榭、講武之坐屋也、穀梁赤曰、宣榭主

之榭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劉向曰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故災

成公三年二月新宮災（杜預曰宣公神主入新廟故謂新宮）公羊高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者禮也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戚大重結怨疆齊將不得承宗廟之應

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曰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之應。時宋以樂喜為司城、為政、杜預曰、樂喜子罕也、使伯氏司里、杜預曰、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杜預曰、畚簣籠、揭土輂、綆汲索、缶汲器、輂音居玉切、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令司宮巷伯、儆宮、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杜預曰、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商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故味為鶉

火、心為大火杜預曰、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杜預曰、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預曰、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其有天道、公曰、可必乎、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杜預曰、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暴、君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三十年、五月、宋災、董仲舒曰、伯姬如宋幽居

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積陰生陽故火生災劉向曰先是宋公聽讒殺太子痤皆火不炎上之應

昭公六年六月鄭災是春鄭人鑄刑書（杜預曰鑄刑書於鼎）叔向謂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杜預曰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及是士文伯曰火見

鄭其火乎杜預曰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而象之不火何爲班固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又棄法律之應也九年四月陳火董仲舒曰陳夏徵舒殺君楚莊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董仲舒曰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無四方也

又四國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宣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故同日災是火也四國使行人告於諸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

定公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預曰雉門公宮南門兩觀闕也）董仲舒曰此皆奢僭過度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近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日門闕號令所由

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無以出號令矣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僖宮災、劉向曰、此二公不當爲禮者也、時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杜預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爲天所災）以爲桓季氏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杜預曰、亳社、商社、諸侯有之、以戒亡國）劉向曰、亡國之社、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

漢高后元年五月、趙王宮叢臺災、劉向曰、時

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妒、將爲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卒見幽殺、

惠帝四年十月、未央宮凌室災、劉向曰、元年呂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是歲、太后帝立、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天戒若曰、皇后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卒幽廢

文帝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師古曰、罘罳、連闕曲閣也、劉向曰、東闕、朝諸侯之門、罘罳在外

諸侯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賈誼以為違古
制度、必將叛、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誅
景帝中五年八月、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
子廢為臨江王、以罪自殺、丞相周亞夫、以不
合旨免、後二年下獄
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又高園便殿火、
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遼東、高園殿不當在
陵旁、禮不當立、故燔災之、此天意也
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曰、時燕王

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不軌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亡之道燕王不寤卒伏辜

四年五月孝文廟正殿災先是后祖父上官桀謀不軌霍光誅之及昭帝晏駕無嗣光執朝政九年不歸政將為國害故災見

元帝初元三年四月茂陵白鶴館災劉向曰是馳逐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石

顯許章譖死蕭望之周堪逐功臣之應未幾
章坐走馬上林下獄免官
永光四年六月孝宣杜稷園東闕災劉向曰
先是上復周堪張猛而石顯又譖毀外遷終
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中內臣石
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
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
後堪猛被誣成帝即位顯卒伏辜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皇曾祖悼考廟災初宣

帝爲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王鳳擅朝，將害國家，故天見其象，其後五將世權，遂以亡道。顏師古曰，謂王鳳音商根莽也，五大司馬，

鴻嘉三年，八月，孝景廟北闕災，是冬許后廢，永始元年正月，太官凌室災，戾后園，南闕並災，時趙飛燕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蠱之禍，宣帝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絶祭祀。

有凶惡之禍至其後趙后姊妹嬌妬賊害皇子卒受誅

四年四月長樂宮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六月霸陵園門闕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后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王后三弟相續秉政顏師古曰王鳳王音王商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將害國家故天象仍見其後莽有覆國之禍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桂宮正殿火帝祖母傅

太后所居時傅欲與成帝母尊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執政以爲不可太后皆免官稱尊號是年哀帝晏駕傅氏誅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高帝原廟殿門災高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時平帝幼王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宗廟故天象見是冬平帝晏駕明年莽居攝因篡國

洪範政鑒卷第三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三之下

火行上

光武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召，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說者曰，火以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譖，遂叛，卒誅，蓋失禮之應。

和帝永元十三年，八月，北宮盛饌門閣火，時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上有欲廢之意，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桐宮，立鄧爲后，此妾爲

妻之應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漢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殤晏駕和之子勝有疾不篤羣臣欲立之太后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謀誅鄧氏廢安帝更立勝是年事覺被誅

元初四年二月武庫火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

陵此太子將廢之象、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也、明年、帝以讒言廢皇太子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又恭陵東西莫府災、李固曰、此奢僭所致、是陵初造、廣治尤飾、帝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承福殿災時、爵號阿母宋娥爲山陽君、梁商父子封爵過差、皆非禮之應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誣誅李固杜喬其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五月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為后封其母為長安君兄弟受寵多封無功以妾為妻之罰也

八年十一月德陽前殿西閤及黃門北寺火殺人劉昭曰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曰古之火皆君弱自溫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唯善政可

以巳之疏
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時近侍專朝鉤黨事起朝廷無嗣又害陳蕃竇武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光和四年閏月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曰昔楚女悲西宮災此不御宮女怨所致
中平二年二月南宮雲臺災榱題數百同時被然若挂華鐙又樂城門災延及北闕道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周家所造圖書術籍珍

玩寶怪所藏時黃巾作慝百姓死傷過當帝曾不克己虐後滋甚政以賄成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祕府未幾董卓之亂京都丘墟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此以妾爲妻之罰

青龍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祈禳之

義隆曰災變之發所以明教誡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此人君苟飾宮室百姓空竭故以旱火又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節約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之應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案殿門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時諸葛恪執政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又險害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貴要

之首者後亮被廢太武初日宮孫諸權葛毀恪徹有武遷昌都以意增更起門殿事時非故見災

太平元年二月建鄴火時孫綝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嗣明年又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斥韋昭盛沖又遣內史驚擾州郡致交阯冦叛之應

孫晧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時晧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之應

晉武帝太康十年四月。崇賢殿災。十月。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楊珧兄弟三公。並在大位。天變屢見。帝又納馮紞之間。廢張華。聽楊駿之譏。離衛瓘。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害華瓘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器械一時蕩盡此愍懷見殺之罰天戒若曰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帝后不悟終喪四海張華曰武庫火氐羌叛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帝既眊弱

后遂與謐殺太子

永康元年。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後成都王廢后。處金墉城。還立。復廢者四。卒賜死。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

永興二年。七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案。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時王如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節之應

元帝太興中王敦鎭武昌武昌災火起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干寶曰此臣而君行元陽失節敦陵上無君故災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之應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遂滅

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此桓温彊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人懷憂恐之應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時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也

十三年十二月延賢養斯則百堂及客館驃

騎府庫皆災時朝多弊政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姏母各樹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靈寶遥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之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火災吴界尤甚時王洪為吴郡晝在聽事見有一赤物自天下狀

如信幡。遂集路南人家屋火。即大發。洪知天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

梁武帝天監元年。五月。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時帝即位、火燒觀閣。不祥之甚。既而昭明太子薨。皇孫不得立、又帝暮年感於朱异。果有侯景之禍、宮室多被焚燒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時帝崇尚佛道。宗廟䴹牲。委萬乘之重詣同泰寺捨身爲奴、天戒若曰。帝。爲國主。不遵

先王之法惑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社稷不得血食後果亡國及江陵之敗闔城爲賤隸東魏孝靜天平二年十一月閶闔門災時齊神武作宰聽讒殺樊子鵠逐功臣之罰也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誅斛律明月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祠太山令使者致石像未至數里野火欻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信

讖言猜阻骨肉。滕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其後。太子勇果被廢戮

煬帝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國門崇顯。號令所由出。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虞世基以阿諛進。宇文述以讒邪顯。忠諫者誅。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唐則天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火。京城如晝。此廢太子為廬陵王之罰也

明皇開元五年洪潭二州災火延燒郡舍郡人先見火精暾暾飛來旋即火發時多奢僭孽火燒室之罰也

十五年衡州災火延燒三四百家郡人見物大如瓮赤如燭至即火發

憲宗元和七年鎮州甲仗庫災時王承宗方拒天軍而兵仗災焚天意嫉惡也

十一年十二月未央宮及飛龍厩災時王承宗李師道謀撓用兵陰遣盜縱火師道又於

鄆州起宫殿欲謀僭暴既成悉災俄族滅
昭宗大順二年七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
日微雨震電寺僧見赤物繞三門藤網中火
作良久飛越前殿入佛閣如是三日不息

洪範政鑒卷第三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四之上

火行下

常燠

京房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證其咎當寒而燠也

魯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曰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

戰于郎十二年與鄭師戰于宋十三年紀侯鄭伯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簒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曰象夫人姜氏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曰時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心而炕陽作丘甲顏師古曰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為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今乃

使上壯面賦違常例也　劉向曰時公幼弱政舒緩所致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曰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窮追單于斬

首十餘萬級還天行慶賞遣博士褚大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天下咸喜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時霍光秉政行寛緩欲以說下之應

草妖

京房曰臣有緩兹謂不順厥異霜殺也

商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曰商道既衰

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見、異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之象、劉歆曰野木生朝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脩德正事、舉傅說授以國政、故攘其祅、致百年之壽

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曰草妖也、劉向曰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

爲天位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剥剥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時公子顓權三桓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叛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

是冬又李梅實劉向曰十月李梅當剥落返華實草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威福一曰冬當殺返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故冬華者

象臣邪謀有端不成而至於實董仲舒曰臣下疆之應
漢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蔕時以爲嘉瓜或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時閻皇后與外親譖廢太子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
靈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界有草生其莖靡累腫大如手指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毛羽頭目足翅皆具草妖也時黄巾賊起

后兄何進朱苗皆領兵封侯持國柄漢始微弱

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晏駕

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之應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時政煩賦重人凋於役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

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

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開是湖漢末
穢塞一夕忽開除無草舊傳此湖塞天下擾
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工黃狗家
依緣棗樹長文餘又賈菜生工吳平家高四
尺如枇杷形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菜
作平慮遂以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干寶
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清姓名顯然

指事之兆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有鬼目之妖託黃狗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草妖也譙周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巳酉郡草生花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

王亮及衛瓘帝不能察此常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
事弛略之應
又惠帝元康九年六月有桑生東宮西廂日
長尺餘凡五日枯此與商太戊同妖太子不
悟故至廢戮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
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是後孫秀
張林用事遂至大擾
永康元年五月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

王倫簒位鴆殺皇太孫臧

懷帝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蝘鼠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徐馥果亂亦草妖也

是年七月豫章郡樟樹久枯忽更榮茂案占即懷愍淪陷元帝中興之應

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

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亦草妖也識者曰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

義熙中宮城御道皆生蒺蔾亦草妖也蒺蔾有刺不可踐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

後魏太武眞君五年八月華林諸果花京房易傳曰夏景殺人冬則物華

孝文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家社樹結實旣

戍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宣武延昌四年閏十月京師柰樹花

隋文帝時工黨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掘之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要以求聲譽文帝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工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文帝不悟聽邪言廢無罪之應

洪範政鑒卷苐四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四之下

火行下

羽蟲之孽

魯昭公二十五年夏鸜鵒來巢劉歆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劉向曰有飛有蜚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此飛謂負蠜也其爲蟲臭惡短狐即今所謂水弩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鸜鵒夷狄亢藏之禽來至中國不亢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亢居而好水黑色爲主

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
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
公不寤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死于
外野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
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中死者數千時楚
王戊暴虐無道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叛烏羣
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墮於
水者將死水地戊不寤遂舉兵戰敗爲越人

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曰逆親厭妖白黑烏鬬於國專征劫殺厭妖烏鵲鬬

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時燕王旦謀爲不軌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叛俱有烏鵲鬬死之祥行同占合此天人之表也燕一烏鬬於宮中黑者死一楚以萬數鬬於野外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

又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禿鶖水鳥也集昌邑王殿下

王使人射殺之。劉向曰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恭至尊有服妖之象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曰辟退有德厥咎狂水鳥集國中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鳶鴟也音緣男子孫通聞山中羣鳥聲往視見巢然盡墮地中三鳶鷇燒死鳥子新生而哺者曰鷇案占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飛鷰姊

妹專寵奪害皇子也成帝晏駕昭儀自殺此
焚巢殺子之應也京房曰人君暴
虐鳥焚其舍
成帝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雉集
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
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府又集未央
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王音待詔寵等上
言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
歷階登堂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
骨肉之官然後入宮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帝曰聞捕得雉毛羽摧折類枸執者得無人爲之音曰陛下繼嗣未立日微行天見災異感動陛下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可銷

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鷰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曰賊臣在國厥各鷰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五色鳥集濟南臺時以爲鳳皇或曰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不見凡五色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時帝信讒

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史臣案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敞以為羽孽似鳳翔翔殿屋不察也後以章帝晏駕為驗又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之證安帝時羌胡外叛讖懸內興即羽孽之驗案樂叶圖證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一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之感二發明鳥喙大頸翼大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衰之感三無明長喙跣翼圖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四幽昌允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業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司馬彪曰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

辛毫后皆羽孽之應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靈帝不恤政事黄門專權羽孽之應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相鬬相殺皆斷頭著樹枝枳棘六年靈帝晏駕何進以寵嬖積惡欲悉糾黜而太后持疑不決進見殺因是有司盪滌後禄而尊厚者無餘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禄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鵜鶘集靈芝池史臣曰此羽蟲之孽詩人所謂汙澤刺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其博舉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

景初元年燕生巨鷇於衞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

體白黑雜色。高堂隆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千數。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諸將分爭。喪師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其象也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兩烏銜鵲墮東館

權使朱據燎鵲巢以祭此視聽不明之罰時權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覩妖不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帆檣占者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五鳳時孫峻驕暴方

甚（事與漢桓時同）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高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得異鳥莫能名使人持出城邑問之宮西小兒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密籠鳥閉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倫既篡京師有目瘤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倫尋誅初篡位又有鶉

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倫不當居此位之應也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羣胡相繼亂華之應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

文四尺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一集市北家
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來月帝晏駕遂
有蘇峻祖約之叛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五鷗集殿庭時庾亮違
衆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峻果亂焚毀宮
掖化為汙萊之應
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時康帝始即位
不永之祥也後未再朞晏駕即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之應

海西公初即位野雉集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

孝武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寀占學堂風教所聚西又金行之祥及孝武晏駕安帝嗣位桓玄實入篡風教頹靡之應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盡來啄噉驅不去獵狗咋

殺兩烏餘烏共啄殺狗文嗷其肉明年猗死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大鳥集建康形如水犢是年大水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聽事野鳥如鵲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終致奔亡爲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九錫備物於庭野鳥如山鵲赤觜集冊書之上鵂鶹鳴於殿景尋敗爲羊

蹤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柰何帝京房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

陳末亡時一足鳥集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案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所焚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後齊昭帝即位雉飛上御坐又有鳥止後園色赤似鴨而九頭其年帝晏駕

又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察占非常之鳥來宿邑中邑有兵後果周師入鄴之應

後主初生有梟升胡后帳而鳴案梟不孝之鳥爲不祥後主嗣位胡后以姦事幽於北宮之應

武成武平七年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坐獲之其年國滅

隋煬帝大業末京師宮室中常有鴻鴈類無數集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唐太宗正觀初白鵲巢殿廷槐樹其巢合歡如腎鼓左右稱賀太宗曰吾常笑隋文好祥瑞白鵲何益命撤送於野

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雌雉化為雄或半未化兼以獻之即則天臨朝之兆

調露元年突厥未叛時有鳴鷄羣飛出塞蔽野邊人曰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兆至二

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北悉墜地死視之皆無頭甾神客曰人雖最靈而稟生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此殆德勝祥之應也

德宗正元四年汴鄭二州羣烏皆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而復烏口皆流血此羽蟲之孽

正元十四年秋有鳥色青類鳩鵲翔息於𦆽

陽所止之處羣鳥翼衛朝夕嗛稻粱以哺之

李翱曰此鸞也

羊禍

劉向曰君不明失政則有羊禍

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缶即今之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

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刧公伐孟氏、兵敗出亡

晉成帝成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之䧟

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肆州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牡一牝、三耳八足是年帝晏駕、六輔專事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悦見雲中

二物如羝羊色黄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怳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案占君不明逆火政所致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時皇太子勇旣升儲貳晉王陰毀被廢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無尾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帝遜位

赤青赤祥

宋平公時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公母恭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納之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劉向曰時則火災赤青之明應也京房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曰此赤青也時諸呂用事讒口妄行建立非嗣及不當立之王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后亡大臣共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

谷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使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又曰、天雨血茶衣、國亡君僇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晏駕、王莽擅朝、誅貴戚與諸呂同象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良臣、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

吳戍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挂之、忽見一人

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喜以謀叛被誅京房曰山見旅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帝晏駕王室遂隳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彭城呂縣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自是至元康末窮凶極暴僵尸流血之應干寶曰後八載封雲叛此州殺

傷數萬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是年愍懷太子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帝愚眊不寤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

四年十二月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時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戮其息訴稱督運事無稽乏自頃運漕稽停皆不以

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自是頻旱三年、干寶曰、冤氣之應也、郭璞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應

晉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誅、

劉聰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赤龍奮迅而去、流星

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見於隕肉旁、是時聰納劉商三女並為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失人倫之故見之、及劉后没、哭聲自絶

南齊明帝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洒之、少日晏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文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旱近赤祥寃氣之應

陳文帝太建十四年正月御坐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殞

後主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鍾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為血有血霑殿階瀝瀝然至御牀尋而國滅

後魏孝明正光元年十一月涼州西北赤氣徧天如火三年九月西北又見赤氣皆北鎭叛亂之應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斜屬步廊高丈許如絳紗幔自未至戌滅帝惡之終有幽暴之禍

後齊文宣河清二年太原雨血案占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殭尸之類明年周師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年三月有物隕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者如小鈴四月婁太后喪

武成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至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絕

水沴火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此水沴火也後桓靈寶篡位乘輿播越天戒若曰王

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朱雀航災此水沴火也時帝崇尚佛道數捨身爲奴天戒若曰梁武不遵先王之法其社稷不得血食後終亡國及江陵敗闔城賤隸即捨身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四之下